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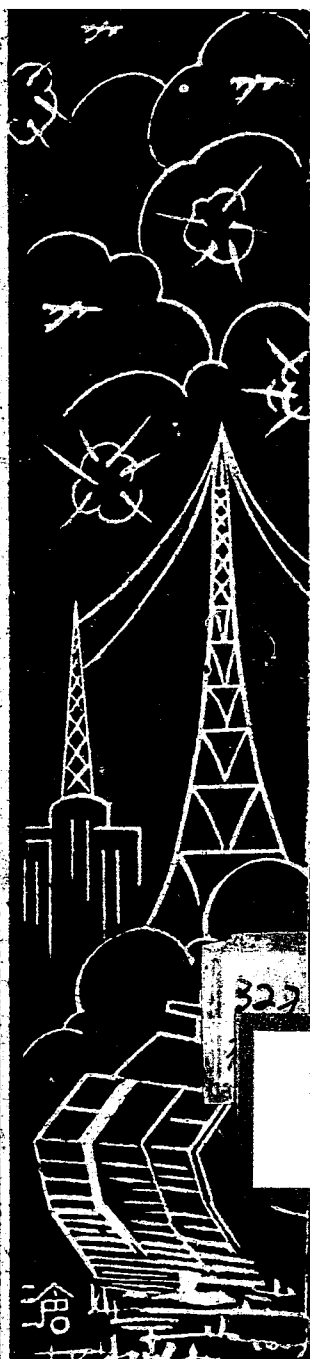
戰時國民讀物

驚天動地

徐君藩作

新報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MG
I246.7
154

戰時國民讀物

(通俗短篇小說之一)

驚天動地

徐君藩作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3 1774 7159 0

弁言

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我們對抗敵人的血的搏鬥已經展開了四個年頭，目前正英勇地繼續着。中華民族每一份子的熱血與頭顱，都已經，或準備着爲祖國犧牲，企圖通過了這空前的大時代，把民族的厄運振轉過來，共同建設新的中國。

勝利當然屬於我方，但別忘記全民族份子的積極發動，更能促使已有把握的勝利早日到臨，抗戰進入了目前這一階段，政治重於軍事的；抗戰知識與技能的灌輸，更爲不可或緩的工作；唯其如此，才能引起普遍的抗戰的情緒，充實抗戰的實力。

本讀物的刊行，即是針對着這一點。全部讀物內容擬暫包括：①公民知識，②政治常識，③軍事知識，④經濟常識，⑤鄉土知識，⑥史地知識，⑦科學常識，⑧健康常識，⑨生產常識，⑩敵情報導，⑪模範人物，⑫抗戰歌謠，⑬通俗小說，⑭歷史演義，⑮民族英雄故事，⑯民間殺敵事蹟，⑰前線殺敵事蹟，⑱教育界抗戰史蹟等十八類，每類的種數視需要來決定，內容以一般民衆爲對象，文字力求活潑通俗，可以作中心學校及國民學校的補充教材，亦可供民衆平日閱讀之用。

先看這裏

穿慣了長衫短褂的人，忽然叫他換穿「中山裝」或「學生裝」，自然覺得不爽快。但是，如果這種初穿時的「不爽快」，只爲着「不慣」的緣故，同時中山裝學生裝真有特別好處，比長衫大褂便當地方，那麼不妨強迫他們去學穿。不這樣做，只怕一時的不爽快，結果却使永久得不到好處和便利，豈不是大大的不該嗎？不過做衣服的人，替他們裁製頭幾套中山裝學生裝時候，要特別細心，好像大小要合身，布料要經穿，顏色要合適。不然，製出來的上衣遮不着小肚，褲管又滿地拖，一洗便破，顏色不合時……，初穿的人怨的不是做衣服的人，却罵在中山裝學生裝身上，再也不肯穿了。

關於通俗文藝，同上面所說的一樣，大家看得眼熟的是章回小說、說書、歌謠、故事……等（好比長衫短褂），如果拿發達不久的短篇小說、新詩、話劇……等（好比中山裝學生裝）給大家看，初看起來，當然不順眼。上面說過，如果中山裝學生裝有特殊好處與便利，不要怕初穿時的不慣，應該叫大家來學穿，使能得到永遠的好處與便利。我同樣主張，如果小說……等有特別好處，也不該怕初看時的不順眼，却要大家學看，等到看慣時，自然得益不淺了。

這本小書裏面，便是作者試寫的兩篇通俗短篇小說，請大家看看。如果看完覺得不好，請不要就罵通俗短篇小說不好，却應該罵「這個作者寫得不好」，更不要就此不看這一類文字了。作者好比一個裁縫，盡心盡力想替中山裝學生裝做廣告，白天夜裏連做夢也在想法子製出給主顧們喝采的衣服來，但，自己的工手只是如此，做出來只是如此貨色，還希望大家把這兩套

中山裝學生裝（本書的兩篇小說）做工的缺點指出來，使以後再做的會有進步。（如覺得那一句話不好懂，那一段情節不明白，那一段不好看，那一段沒有趣味……以及你覺得那一段或那一句怎樣寫會更好些，都請你寫信通知作者，或者告訴學校裏的先生，請他寫信來，所花的郵票作者會寄還你們，來信可寄永安吉山教育廳編審委員會轉徐君藩收。）

這兩篇通俗短篇小說中的事實，不是作者胡思亂想出來，却是我國古代千真萬確的實事，記在古書上的：第一篇「撫孤」是照「史記」書中所記事實，由作者加了穿插寫成；第二篇「死義」，關於豫讓一段是在「史記」裏，荊軻一段是在「戰國策」裏，由小說裏趙先生口中說出的故事，都是借用張元濟先生的譯文。（「史記」和「戰國策」兩部古書，都是用文言文寫的，由他翻譯成白話文。）

兩篇小說裏六個好漢所做出的事情，的確能够震驚天地，所以就把這本小書叫做「驚天動地」。

作者對讀者要說的話說完了，請看後邊的小說吧！

徐君藩記於永安下嶺省立師專

卅年七月三日早

驚天動地目錄

救孤

..... 一

死義

..... 一五

本廳最近出版

戰時國民讀物

是民衆智識源泉
是民衆精神糧食

我們的國父（林肇弗）

定價國幣二角

我們的領袖（林肇弗）

定價國幣一角

智識界的氣節（徐君梅）

定價國幣四角

抗戰詩歌十九首（徐君梅）

定價國幣六角五分

抗敵歌謠選一集（徐君梅）

定價國幣二角

抗敵歌謠選二集（徐君梅）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抗敵歌謠選三集（徐君梅）

定價國幣二角

黑旗將軍劉永福（徐君梅）

定價國幣二角

中華好兒女（徐君梅）

定價國幣二角

襲廈門好漢建奇功（徐式圭）

定價國幣二角

抗戰聲律啓蒙（徐君梅）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我們民族的光榮（徐式圭）

定價國幣二角

我們的家鄉——福建（徐君梅）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歡迎
訂閱·代售·介紹

救孤

下了一夜大雨，這時雖然雨滴慢慢的小了，但是各個地方還是嘩啦啦響着水聲。天上和漆一樣黑，只有東方現出一片不清不楚的白色，好像黑天給夜間大雨洗白了一塊，又好像天上破了一洞，夜間大雨都從那裏倒下來。

這時下宮地方趙家大門前，却有一個人正在打門。從那又急又用力的打門聲中，可以知道這個人一定有什麼了不得的急事。好久好久，大門才慢慢開了，門公王福由自己手裏的燈光，照見一個人跳也似的衝進來，定神一看，原來是常和趙家來往的韓大人，滿身拖泥帶水，沒有跟一個下人。王福又喜又驚，喜的是衝進來不是個歹人，驚的是韓大人這一副神氣不大對。

韓厥一開口就說：「快帶我見你老爺。」聲音有點發抖。

王福只會答應一個「是」，急急關緊門，前頭帶路。一邊心裏只是奇怪韓大人在朝裏的官銜也不小，平時外出都是前呼後擁，這時為何落得這樣？把韓大人引在花廳裏，他便兩步併作一步，速向自己老爺廂房走去呼喚，一邊還聽見韓厥的沉重腳步在客廳裏來往踱着，真像一步都踏在他心上。

王福在後，王福的老爺趙朔在前，四隻鞋子急促敲打石板廊的聲音一路響到客廳，和韓厥的沉重腳聲呼應着。趙朔的左腳剛踏入客廳，韓厥就搶過來拉着他的手說：

「事情不好了……」

他的一句話還沒說完，就給趙朔掩住了嘴。趙朔回頭喝一聲：「還不獻茶伺候！」把王福打發開了。

韓厥急急告訴趙朔，奸臣屠岸賈要謀害趙朔全家，早晚便要下手，所以趕來通知，從速收拾細軟趁這天未亮時候，逃往他方安身，他說罷便將趙朔用力推出客廳門外，促他火速叫醒全家老少，依計行事。

「這還是謠言，從前已經鬧過好多回，不是都平安無事嗎？」想不到趙朔却不慌不忙的說出這種話，急得韓厥只是頓足。

趙朔心中是這樣想法：屠岸賈雖然藉着三朝元老，在國君面前紅極一時，無惡不作；可是我平日謹慎行事，處處小心不會和他紅過臉，更沒有什麼直接的冤仇，他那有無緣無故要殺我全家的道理？不時都有這種謠言散佈，那大概是人家談起前朝的事情，隨便附會亂說吧。

原來在晉國前兩朝靈公時代，趙朔的父親趙盾做過大臣，趙朔現有的官職便是父親死後傳給他的。據說靈公很不喜歡他的父親，屠岸賈却是靈公的心腹。後來靈公被人暗殺，傳說屠岸賈常指是他父親主張的。他認為謠言的來源一定在此，所以聽了他的好友韓厥一番話，反覺得好笑。

韓厥把臉孔急成了紫色，伸出發抖的指頭指着趙朔說：「我幾時對你說過假話，你為何這

樣不相信我？」

王福端茶進來時，他主人認為韓厥所說的消息等於謠言，所以不再把他打發開，他到這時，看見韓厥急到那樣地步，主人還是那樣固執，再也忍不住了，便撲的一聲雙腳跪下，對主人開口央求：

「少爺，你不知道，老爺在世時常常和屠老爺鬧翻了，這是老僕親眼見過的，所以老僕相信韓大人的話，無論如何總是暫避上算，如果有三長兩短，叫老僕怎見得老爺？」

「屠賊是翻臉無情的，你看他做的事有幾件像人做的？天快亮了，別誤了大事！」韓厥補上一句，眼睛在趙朔臉上不斷掃着，只希望他回心轉意。

趙朔的眼光和韓厥的碰在一起，很有把握的說：「我的妻子算是前朝國君成公的阿姊，現在國君景公的阿姑，屠好賊就生有三頭六臂，也不敢動我分毫！」

大家都不再說話，粗暴的急雨荷荷的打響屋瓦，水流由簷上傾瀉下來，響出排山倒海的聲音，不知道什麼時候雨又大起來了，客廳裏只有兩雙腳踏着方步的沉重聲響，替雨聲打拍子。最後還是韓厥打破了沉寂，搖搖頭嘆一口氣，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另外兩個人都瞥他一眼，都知道他說過一句話，但都聽不清說的是什麼。

趙朔眼看天井裏一刻比一刻亮起來，便握住韓厥的右手，親切的說：「好友，你安心去吧，就說萬一我家發生什麼不幸，我相信你一定能使趙氏的香火，不至斷絕，我就死也沒有什麼抱怨了！」

韓厥用力握緊趙朔的雙手，兩眼凝癡地望着趙朔，一陣熱通過全身，最終卻從眼眶中拼出

兩道熱流，嘴唇動了好幾回，許久才掙軋出：「願你平安，再會罷！」一句話；轉過身便大踏步走了。

二

一連下了幾天大雨，時時刻刻都聽到淅淅瀝瀝的聲響，好像不把天崩下了不肯停歇。

韓厥由趙家回來以後，就託詞患病，不出門，不見客；一天到晚只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書房的窗正對着外面的小院落，雜亂地長着十數株芭蕉，在晴好的天氣，這一叢芭蕉會替他排佈了一房間的濃蔭，那翠綠欲滴的顏色會替他驅逐了惱人的燥熱，扇子一樣的大葉在微風中輕搖，似乎又會替他招來了不盡的涼風。

這幾天他日夜把自己關在小書房裏，頭腦中不斷在想着想着。雨打芭蕉的繁響，是他平時最愛聽的；但這時由他聽來，只能增加心頭的煩躁，有時他竟會用力地打着桌面，要教芭蕉響得輕些。這時的他覺得雨打芭蕉的聲音，極像用什麼來打一件中空的東西所發出的怪響，使人只感到空虛空虛，這幾天他腦裏愈想愈空虛，芭蕉時時刻刻又在他耳邊叫着空虛空虛，有時他自己不禁口中也會跟着念出「空虛」「空虛」，等到自己發覺時候，真想把芭蕉砍光了來出氣。他時常望着窗外出神，鳥兒在樹上撲翼，芭蕉葉給風打出響聲，或是比較迫促的脚步聲都會使他心跳。

玉英正是他倚窗望着窗外出神，口裏念着「空虛」「空虛」的時候，彷彿一陣風雨打芭蕉的響聲傳入他耳中，定神一聽却是屋內許多人的吵鬧聲，剛轉過身來，即見房門開處，衝進

兩個人，背後跟着門公不高興地嚷：「告訴你，少爺有損不見客……」那兩人早已轉向韓厥，放聲大哭！

韓厥見是趙朔的好友公孫杵臼和程嬰兩人，情知不妙，急問：「趙家怎樣了？」

「全……全……都完了……」公孫杵臼只能答出這四個字，程嬰却只曉得頓足。

「屠賊！你好狠！趙朔啊，你不聽從我才有今日……」韓厥說罷也荷荷哭起來。

在這一片哀鳴中，突然一個人排開衆人搶到韓厥面前，喊一聲：「韓老爺，你……也放聲痛哭起來！」

韓厥認得是趙蒙門公王禰，急拖著問：「這個事情你可在場？留一兩個根沒有？快說！」

王禰抽了半炷香，才說出以下一段話：「可恨屠賊，帶領兵隊打進趙家，見人便殺。僮僕老僕那時正送衣服到娘子樓上，看見大勢不好，便背着娘子越牆逃出，投奔國君宮內，恐怕韓大人記念，所以急來報告。」

公孫杵臼對程嬰說：「趙恩公平日優待我倆，在無所不至，我倆稱得上知己的也只有趙恩公一個，現在大恩未報，趙恩公已被殺害，這不是我們應該死的時候嗎？還等什麼！」

程嬰想了一想道：「趙夫人身上有孕，他家運好，生的是男，我預備替他出力；若是女呢，我也不戀着這世界了！」

韓厥說：「像趙朔那樣的人，不會就此絕嗣的，我敢斷定會養個男的給趙家傳香火。不過宮裏是個好住處嗎？」

王禰說：「屠賊這次殺我主人，國君還不知道，所以這次娘子暫避宮中，也不給國君知道。」

，免得再生出他事來。不過套中也不宜住得太久，以後還要想個妥當地方才好。

韓厥吩咐王福，要用銀錢物品儘量來奉，還要時常把趙夫人消息報告大家，免得掛念。吩咐後大家才分散了。

過了沒有幾天，韓厥想起趙朔，眼前是陰陰的天，耳邊是淅瀝的雨，好不淒涼傷心，忽見王福氣咻咻地快步搶至韓厥面前，韓厥心裏有個小鹿東衝西撞一般不安，只怕又生了什麼攪事。

王福定了喘息，一口氣說完下句一篇話：

「皇天保佑，也是老爺少爺有靈，娘子生了個男孩。」

「母子都平安嗎？」韓厥急搶着問，這時才定了心。

「不知道誰漏了消息，給屠賊知道了，立刻又帶兵臨着國君，進宮搜查，慌得娘子手忙脚亂……」王福慢吞吞地說。

韓厥的心又急跳起來，忙截斷他的話：「母子都安全嗎？快說！」

王福接着道：「趙大人別焦急，且聽老僕細說，當時娘子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將她的孩兒藏在櫥內，默默地禱祝道：『趙家真要滅門，只得聽你哭了；如果還不至這樣，你就不要做聲！』後來搜查的人到來，居然十分安靜，真是皇天有眼，趙家的祖宗有靈。」

韓厥這時才透過氣來，臉上現出一絲微笑，心裏想趙朔有個後代了，他連忙遣人速請程嬰和公孫杵臼二人。

不一會，程嬰和公孫杵臼二人滿頭大汗，快步前來，探聽了好消息，各自歡喜。

程嬰想了一會說：「這一次搜查，僥倖無事，假如兩次三次，接連起來，如何是好？」

這句話把大家提醒了，大家只是憂愁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想東也不是，想西也不是，沒有一個辦法。

起先大家都向逃避這一方面着想，找個秘密所在，把這腹子隱藏在那邊；但是一想起屠岸賈那樣老奸巨猾，無論怎樣躲避，總逃不出他的手掌。這個想頭像一顆鮮豔的曇花，在腦中一現立刻萎謝了。

商量了半天，還沒有一個妥當的辦法，還是程嬰說：『我們剛才所想的都是太輕鬆了，太容易了，我們要把命來犧牲，現在是用我們的命來報答恩公的時候，用我們的死來保趙家遺腹子的活，必須這樣才有辦法。』

程嬰的尖銳明朗的聲音，在大家腦中開了一條新的路，果然不久就有一種驚天動地的妙計出來了。

公孫杵臼問道：『撫養孤兒成立，和爲着知交就死，兩件事那一樣比較難些？』

程嬰答道：『死是容易的，這孤兒要他成立却是很難。』

公孫杵臼立刻轉身握着程嬰的手說道：『你和恩公有兩代的交情，宣孟公在日，待你也很好，這件難的，請你担承，我就選那容易的做罷，我先告辭了。』大家照着剛才的計策分頭進行吧，已說罷返身就走，後面跟着公孫杵臼和王福，韓厥一直送到二門，臨別時大家都互相看見各個人眼中都含着一眶淚水。

久雨之後，想不到會有一個這樣晴朗的日子，天上積雲被風扯成碎片，東一片西一片，襯着藍天在追逐；照在地面的陽光因此也不是一片金黃，却成黃一塊黑一塊，黑影還在地面奔跑，白鷗帶着翅膀在藍天白雲間，安逸地翻飛着，似乎慶祝它們今日得離開黑暗的牢籠，重享天空的自由。

程嬰一個人溜到屠岸賈的軍部裏頭去，說要見屠岸賈，屠岸賈饒下諸將說：「有事儘管商量，不必見屠大人。」程嬰力持要機密報告，非見屠大人不可，捱持好久，程嬰才吞吞吐吐地說：「我是個不中用的人，不會替趙家做那撫育孤兒的事情，那個給我千金，我便將那小孩的所在地方奉告。」白諸將聽了，個個都十分高興，立刻答應了他，一面派人報告屠岸賈，其中一將頭腦比較精細，忽然用力在桌上打了一下，站起來指着程嬰說：「好個大胆的騙子，誰不知道你和趙家有兩世的交情，這篇假話瞞得過誰的耳目？」

程嬰不慌不忙地答道：「程某難道不要這一條性命嗎？況且程某還要引各位前往捉拿趙家孤兒，虛實等還便易，如有半句謊話，聽身任憑諸將軍處理。」

諸將心想：程嬰現在好比如來佛中的孫行者，任憑他有飛天奪領，也逃不出如來的掌心，不立會屠岸賈發一道急令，着諸將領兵前往殺害趙家道孤。

程嬰前頭帶路，後面跟着屠岸賈部下諸將。

雲月在空中浮游，把黑影投到路上，路上亮堂堂，亮堂堂，程嬰心裏也是一會兒驚，一會兒膽，一會兒喜，一會兒悲。

蜿蜒的路繞到山口，程嬰知道重要的時刻快到了，自己的心更跳得快，他一邊走一邊想。

，這一個時刻過後，趙家的遺孤便比較安全，比較容易瞞過人家的眼睛了。但自己的責任便更加重了。一轉念，公孫杵臼在傾刻之間就要死在敵人手裏，引來敵人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固然知道這樣做才救得趙家遺孤，但，心裏難免不安。

他正想得出了神，不提防一腳踏入泥窪，陷進兩尺來深。後面諸將都笑得前翻後仰，打趣他說：「程先生，千金快到手了，別想得這樣沒心沒緒！」接着又是一陣榮榮的笑聲，連兩邊密樹裏的烏鴉也驚起了，在天空噪鬧着。

程嬰沒來由的打了一個寒噤，全身汗毛都倒豎起來，回頭瞥一眼自己帶來的敵人，整個心好比擱在燒紅的鐵板上一樣難過。

轉過彎，幾彎樹木繁密的路，程嬰突然嘆道：「前面走的可不是公孫杵臼！」一面沒命地奔向前去。

諸將依程嬰所指的方向望去，看見一個人，背上背着一個有花的包裹，上面露出一個嬰兒的頭。

公孫杵臼見是程嬰帶領敵人來，便從身邊抽出一劍，口裏嚷着：「程嬰，你……」，咬緊牙關，直奔程嬰，劈頭砍下去。程嬰閃過了身，後面諸將已經趕到，打落了公孫杵臼手中武器。公孫杵臼一邊解下背上嬰孩，擁在懷中，一邊大罵道：

「程嬰啊！你真是個小人！當日趙家遭難，你只顧自己逃生；後來和我商量，要保全趙家的骨肉，我也很相信你；想不到你竟拿我出賣；這小小的孩兒，就算不能扶助他，你也忍心賣他嗎？」

程嬰裝作絲毫沒良心的樣子答道：「老友，千金的賞可不是容易啊！你有什麼話吩咐快說，我爲老友面上還可轉達。」

公孫杵臼大怒道：「呸！你還敢說朋友，我沒有你這樣的朋友，我就有話也不肯吩咐你這個狗！皇天吓！皇天吓！可憐這剛出世的孩兒，有什麼罪孽？」他轉向諸將繼續說：「我情願替他，請諸位留他一條命罷！」他最後跪在地上再三哀求。

諸將不忍親自下手，眼睛望着遠方，發一聲號令，老幼兩人早已沒命了。

程嬰撲倒在杵臼屍旁，放聲大哭：「杵臼，杵臼，這番苦了你了！」哭了好久才收淚，小聲說道：「杵臼，你安心先走一步，我功成之日，立刻便找你去。」無意中望到孩屍，搖搖頭說：「你也無緣無故陪了一條命。」諸將瞥見程嬰也會哭出兩眶眼淚，不禁冷笑數聲，帶他領賞去了。

當日黃昏時節，從國君宮的後門裏，匆匆走出一個菜販，挑着一担青菜去了。原來真的趙家孤兒却在這菜担裏，菜販不是別人，正是程嬰。

四

下面事實是發生在二十年以後，下宮地方的趙家裏：

一陣陣風輪着在屋頂奔跑，不時有幾片瓦格格響着，好像警告人家，它要脫離瓦楞飛去。在程嬰房間的中央，安着一個火盆，火正熊熊地燒着，發出無限的光明與溫熱。程嬰、趙武和幾個家臣圍繞火盆坐着，王福也在身邊伺候。

這時正是趙武到差二十歲，舉行加冠禮宴會以後，程嬰說是今夜太興奮了，說是酒喝多了，把狐裘大袍脫下，只穿緊身短襖。趙武緊緊靠他坐着，不時斟一盞酒端到他口唇邊，要他一日乾盞；他一例是笑嘻嘻地說：「我今天太歡喜了，我依你，我依你」，伸長喉嚨呷下去。

程嬰手裏摩挲着一把亮晶晶的利劍。他的一頭白髮，給酒染紅了的容顏，和趙武那副英俊的臉，時常映到劍上，劍光也時常反映在他倆臉上。他的手撫摸到幾個生鏽的所在，指頭上有一種粗糙的感覺，他滿意地微笑了，大家看他這樣就知道他又要開始訴說已經說過數十次的這劍的歷史：這把劍由他親手殺過趙家仇人屠岸賈，劍上的鏽便是屠氏的血……他把這柄劍看做自己的生命，每晚都是壓在枕頭下，他不許人家撫摸劍上的鏽，只怕把它磨掉了。

大家都在等待他開口說那重複的故事，對那重複的敘述大家絲毫不感厭倦，因為他每次訴說時總是那麼誠摯懇切，那麼認真，他就趙武手中乾了一杯酒以後，啞啞嘴便開口了。

「把你撫養到今天，真是千辛萬苦，二十年前我對公孫先生說的『死是容易的』，這孤兒要他成立却很難」，這句話現在的事實更可以證明，「第一句話便出大家意料之外，今夜的話却是全新的，他一邊手握劍，一邊手撫摸着趙武的肩膀，溫和的眼睛起先望着趙武，嗣後掃射大家一遍，似乎替他嘴巴補充一句話：『我有現在這個日子是值得驕傲的。』」

接着他就追述怎樣的趙朔不聽韓厥的勸告，全家遭了慘殺；怎樣的王福背了趙夫人越牆逃到國君宮裏；怎樣的趙夫人在宮裏養了趙武；怎樣的屠岸賈入宮搜查；怎樣的假孤兒被殺；公孫杵臼死義；怎樣的他化裝茶販救出趙武，逃往深山躲避十五年。

大家聽得呆了，程嬰也越說越有聲色。趙武乘此時再斟一滿盞酒，要程嬰一口呷盡，他倆

也越靠越近了。

程嬰雙手用力地撫摩着劍，又繼續說：

「那時我們倆改名換姓，伏在深山裏。我時常想，如果這樣一直下去，不能出頭，有什麼意思呢？所以常常悶悶不樂，」他轉頭對趙武說：「你那時一看見這樣，便扳我的臉問：『好好的怎麼又氣了？』我不對你實說，因為你還沒到懂事的年紀。」

他停了停又說：

「萬幸皇天有眼，祖宗有靈，也是韓厥先生有心，在山裏過了十五年，剛好碰到國君景公忽然得了一場大病，派人去卜問得病的原由。韓先生便乘這個機會，和卜卦的人商量，請他設辭說是因為晉國有過大功業的大臣，死後沒有人祭祀，在陰間很不稱意，暗中作弄。景公真的相信有這回事，恰好問到韓厥先生，他說：『晉國從前有過大功業，現在沒有人祭享的，恐怕只有趙家吧！』景公問道：『趙家還有後代嗎？』韓厥先生趁勢，將趙家被屠岸賈慘殺得只剩一個孤兒的實情陳說一番。景公也覺得很對不起趙家，就和他定計，正式承認武是趙家後代，私下便找我倆回來，住在宮中。」

「有一天，屠岸賈部下諸將要進宮探病，景公暗中吩咐韓先生埋伏下許多人。諸將到來，景公仗着韓先生的聲勢，鎮壓諸將；一面叫武出來，宣佈他的名字是武，是趙家真正的孤兒，他俯下頭對趙武說：『還記得那時的情形吧，這不過是五年前的事！』」

他看見趙武眼中滿蓄着淚，用袖口給他揩乾了，一隻臂攬着趙武的肩膀，繼續說：

「那時諸將無可奈何，只得同聲啓奏道：『以前下宮的事情，都是屠岸賈二人所做的；他

假傳國君命令，強迫我們依從。要不是他，那個敢闖這大禍？就是國君沒有因病卜出的卦象，臣等本來也要請趙氏立個後嗣呢。國君既然吩咐臣等那有不服從的道理？」

「景公聽罷，就喚我和武過去，見過諸將，一一行禮。真是皇天有眼，國君突然下令，派我倆隨着諸將，帶兵包圍屠賊住家，合門處死。」

「我當時便是拿着這柄劍，」他舉起手中劍，映着熊熊火焰，似乎放射出幾十道血光，把每個人的臉都照紅了，幾處血鏤只現出黯淡的顏色，似乎顯示那種光榮已成過去。他重複說一句：「我當時便是拿着這柄劍，」接着他的語調更激動了：「衝殺進去，屠賊那時已被兵士擒住，我便大叫一聲：『這賊待我下手』，一跳跳到他身邊，就這樣的舉劍一揮，」他突然由椅上躍起，高舉那柄劍由空中往下直砍，接着說：「便砍下他的頭來。」他的臉紅得好像要噴出火來，大家的眼光都跟着他轉到劍上那幾塊血鏤，他的聲音又響了：「這鏤痕便是他的血，仇人的血，我故意把它留着，這柄殺仇人的劍，我日夜帶在身邊，每次看見它，好像它都悄悄對我說：『仇人殺了，償了你的第一宗心願。』」

他臉上現出了微笑，輕輕透了一口氣之後，繼續說：「今天眼看我的第二宗心願又完成了。以前奸臣作亂，圍困下宮，我們主公殉了難，嗣事死的也很多，我那時不是貪生，不過要想保存趙家的一脈。現在武奉了國君的命令，立做趙家的後代，年紀已經長大，又復了原來的職位。我已經對得起主公了！公孫先生把武爵重地交給我，我現在總算不會負了他！」

他望望手中的利劍，俯頭要看趙武的臉，不知什麼時候趙武已經伏在椅背上，埋着臉抽動着肩頭在哭。

「我應該報給趙家的祖宗和公孫杵臼知道，現在應是我走的時候了！」這句話剛脫口，他手中利劍便砍進喉管，翻身仆倒：大家搶過去已經太晚，等到趙武仰起頭來，程嬰屍橫在地下，了！

趙武伏在程嬰身上，放聲大哭，旁邊一個拉長喉嚨號叫的，是老僕王禰：

那柄劍橫在程嬰的胸前，雪亮的劍鋒上，新的血痕蓋住舊的血痕，好像雪地裏紅梅花雨，掩沒了褪色的殘瓣，

那柄劍，沾染了程嬰的血，沾染了屠岸賈的血，這時熊熊火光又把趙武英俊的臉閃映在上頭：

死義

一天鷄氣跟着太陽滾下西山，涼風推着三絲一片的彩霞，在空中追逐。

地面好像剛從死裏逃生；垂頭喪氣的樹木，仰起頭來了；人們懶得動腳，也載着身軀到處走動了；河水似乎流得更響，連狗也不再把舌頭露出口外滴汗了。

這正是西村河邊坪地上開始熱鬧的時候。近河的人家，都把條凳、竹椅、白米桌，搬來河邊，有的還端了飯菜。各家所佔的地方，都很確定，昨天在那裏，今天也一定在那裏，分毫不差，因為他們一天一回，做得太慣了。

不一會，河邊坪地上擠滿了人，也滿是聲音，怪像給野孩子用煙薰着了的蜂巢。

天慢慢暗下來了，光彩的雲霞都褪成灰色，影子一般貼在天上；照例在這時候，阿銀的小篷船由鎮上搖回來了。

「阿銀哥，今天可有什麼新聞？」同樣的問話，好像數十支響箭，由岸上向河裏飛去；小孩子都奔下沙灘，已不得跳上船頭，先聽個明白。

阿銀哥迎着晚風站在船頭，裸露了古銅色的上身，黑布褲飄動個不住；一邊忙着搖槳，一邊忙着向岸上招呼客話。

「鎮上說村裏要設個什麼國民學校，」阿銀說着，眼光很熟悉地找到河邊那棵最大的榕樹

，向左下方一滑，就落在一個光禿的腦袋上，下面有一對眼鏡。

阿銀的小篷船很快地溜過去了，但阿銀的話却好像一把種子，散佈在岸上，一時間發芽生長了。每一堆人都在嘻嘻唧唧地談這問題，一面還偷偷往大榕樹那邊張望那個光禿的腦袋幾眼。

村裏對這個問題，有新舊兩派的主張：新派爲首的是陳霖，主張設學校最出力，他一說起來就漲紫了臉，「第一……第二……第三……」一直舉了十幾二十點。他所說的雖然都是中國話，但有許多是村裏人聽不懂的，這也難怪，他是學堂出身呢，有的人還承認：「這是他的本領。」這時他不在河邊，不然定又有一大篇演說。七爺也算是新派，主張設學校，他的理由只有一條：「哼，東村也只有那麼三四百灶，都有一個學校，我們的子弟却要給他們『徵』到東村學校念書，我們西村的體面在那裏？」一般小孩子都是新派，他們抵死認學校是好的，不說什麼理由。

舊派爲首的，不用說是趙先生。只要看那光禿的腦袋，鼻上那六角近視鏡，由近視鏡上滑證人的眼睛，那一寸多長的指爪，就知道是反對設學校的重要人物。他從前在西村開過私塾，倒也興旺過一時，後來——說起來够使趙先生痛心，東村設個什麼新學校，上一張呈文把趙先生的私塾吵散了。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但是趙先生最多也只能夠敲着背脊，嘆着：「人心不古，」到生興寶號當帳房先生去了。這回事不使趙先生成爲舊派領袖，怎麼行呢？

還有一派，村裏人叫做騎牆派，爲首的是趙先生的十三歲孫兒德謙——事實上這一派只有他一個人。他在祖父面前便是舊派，讀四書五經，背古文；但在祖父背後，和羣兒在一處時，也學念：「國旗國旗，多麼美麗……」也拉長喉嚨唱：「抗戰的旗影在飄……」却是個出色的

新派。

按照「寡不敵衆」的道理，當然新派佔了上風。

阿銀帶來的消息，叫大家不時時把眼睛往大榕樹那邊看：大榕樹的葉子微微動着，好像是替趙先生氣得發抖，稍大的一陣風吹過，樹頂就嘩啦啦響着，使人不由得不得向榕樹看一眼。今晚的趙先生，同大榕樹一樣引人注意。

趙先生用光禿的腦袋，在空氣中慢慢地畫圈子，一圈一圈又一圈，眼鏡中那一對金魚眼緊合着，似乎給大家看得不好意思，又像是連際也不肯睜他們一眼。旱煙管在他口裏叫了一聲，便有一縷煙飛起。他的孫子坐在他身旁短凳上，用響亮很有節拍的聲調背書；腦袋也是不斷晃動着，和他公公不同的地方：他是向前後晃動，畫的是直線。他的媳婦和兒子同坐一條板凳上，用大蒲扇在凳子前後揮動，驅逐蚊子；今晚的消息儘在腦裏作怪，只担心他爸爸又要發脾氣，爸爸常說的話又在他倆腦裏響着：

「中國是禮讓之邦，當然要讀聖賢之書，聖賢之書才會教天下人知書識禮，修身篤行，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也都在其中。新學校却念些什麼『大狗叫，小狗跳』，真是什麼話！教人去學狗？就是學會了叫，學會了跳，試問知書識禮了沒有？唉！天下怎麼不大亂呢？……」

他倆剛剛在想這些話，晚風把他爸的聲音送進他倆耳中：「今天背得還熟，好，再教你一篇『史記』吧。」

趙先生喉頭噎了幾聲，吐一口濃痰在地上，就用自己很得意的蒼老聲音，讀了一遍，藉着

風傳到很遠地方去，又把許多人的眼光引過來。

趙先生給孫子指點過生字，叫他跟讀幾遍後，便一句句細心解釋起來了。他先追尖喉嚨朗誦：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第一段念完，他就用一寸多長的指甲，指着句子解釋道：

「豫讓，他出身是在晉國，起初做過范中行家的家臣，默默無聞。不久，離開了，轉到智伯家裏去，担任些職務，智伯倒很器重他，優待他。」

這時闖來了三個小孩，爲首的是金生，把竹短凳安放在趙先生腳前，就一屁股坐下。他們來的目的，不在聽說書，却想看趙先生發脾氣，他們想今晚舊派一定會發脾氣，趁勢激他一兩句。

趙先生又高聲念第二段：

「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接着又是解釋：

「後來智伯和趙國主襄子不對，起兵去攻打他，襄子抵不住，暗中和韓國魏國連合起來，定下計策，竟把智家滅掉；同時將他所有的土地彼此瓜分了。」

他的孫子忽然問：「趙國、韓國、魏國，是不是就是中國、英國、日本國呢？」

他的金魚眼睜得滾圓，由眼鏡的上沿瞪着他的孫子，喝道：「你聽我說！」停了一會，說：「趙、韓、魏、都是晉國的世家，後來逐漸強大，吞滅了晉國，自己稱爲諸侯。但是那時晉

國的國君還在，這三家也還沒有立在諸侯的地位，不過在晉國中，好像三個小國罷了。」

這時又有幾個大人，搬了椅子過來坐着。

他一番念，一番講，倒也津津有味。念到最後一句：「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時候，他特別把聲音壓低，把腔調放慢，尤其是最後一個「泣」字拉得很長，好像給加上一個「矣」字。

他覺得耳邊有許多喳喳唧唧的議論聲音，眼光往四周一掃，原來圍圍坐着許多人，自己被包圍在中間還不知道。有一個人向他要求，把書再說一遍，因爲大家都聽得很有趣。在場的人一起鼓掌贊成，他自然很高興。

他噉了兩聲，正要開口念「豫讓者，晉人也，」的時候，金生突然開口道：「最好不要念原文。」許多人附和，他也就依了。

他把左腿搬在椅面，那本書便放在膝蓋上。用右手的食指往下唇一抹，姆指長爪在書頁的下角一劃，連忙以食指代替姆指點住，姆指又伸入翹起書頁的下面，乘勢翻過來便是一頁，這樣的一頁一頁翻過幾頁後，才回到原來那一面，他掃了大家一眼，眼光再收到書上，便開口說：

「豫讓，他出身是在晉國，起初做過范中行家的家臣，默默無聞。不久，離開了，轉到智伯家裏去，担任些職務，智伯倒很器重他，優待他。」

「後來智伯和趙國主襄子不對，起兵去攻打他，襄子抵不住，暗中和韓國魏國連谷起來，定下計策，竟把智家滅掉；同時將他所有的土地彼此瓜分了。趙襄子因爲智伯欺侮他

太狠了，心中懷恨不忘，還掣了智伯的頭殼，加上漆，做他的酒器。

「那時豫讓逃了出來，躲在山中之中，嘆息說道：『男子漢為什麼要盡忠？就爲着有人賞識他；婦人家為什麼要裝飾？就爲着有人喜歡他。智伯是很曉得我的，我一定要替他報仇，拚着我的命來報答他。我死了，我的靈魂也對得起我自己。』」

「從此就換了名，改了姓，扮做一個罪犯，到趙家，替他粉刷茅廁。身上藏着小刺刀，預備撞見襄子，即便動手。有一天，襄子要上茅廁，忽然心上覺得不好，就把那做粉刷匠的罪犯，牽來審問，才知道他是豫讓。搜他的身上，藏着兇器，說是要替智伯報仇。一班隨從的人，聲勢洶洶，就要殺他。襄子急忙止住道：『做不得！他是個義人！我小心些，躲過他就是了。智伯全家死難，沒有留下一個人，他的舊臣，還想出來替他報仇，這可算得是個世界上豪傑了！』終究放走了他。」

「過了幾時，豫讓又換了一個方法，拿漆來塗在身上，扮作長着疥瘡的模樣，還恐怕聲音被人聽出來，又吃上許多的炭，將嗓子變啞了，好叫人辨別不出；他在街上要飯，他的妻子撞見他，居然沒有招呼，走了一程，遇着他一個朋友，那人仔細一看，問道：

「『你不是豫讓嗎？』」

「他答道：『是的呀！』」

「那朋友對他哭，勸他道：『像你這般人才，到襄子那裏去投效，他必然肯重用你，留你在左右使喚，到那時候，你要怎麼便怎麼，不是更容易嗎？爲什麼要毀壞自己的身體，踴躍自己的顏面，要想來結果了襄子，不是很難的嗎？』」

「豫讓道：『這斷乎做不得。既然做了他的屬下，替他辦事，又要想去害他的性命，這明明是拏兩條心來對待自己的長上了。我也知道我的做法，是很不容易的！爲什麼我又要這樣做呢？我就是要教世界上的人和後來的人，知道做了人的屬下，拏兩條心來對待他的長上，是件最可羞恥的事情。』」

「彼此走散了。過了幾時，豫讓打聽得襄子要出門，經過某一道橋；他去躲在那橋底下。襄子正要過橋，他的馬嚇得跳起來，襄子勒住了馬，道：『這一定又是豫讓了！』叫人去問，果然不差。」

「襄子喚他過來，責問道：『你從前不是做過范中行的家臣嗎？智伯滅了范中行氏，你沒有出來替他報仇，反而投身到智伯家去，現在智伯也已經死了，你爲什麼單單替他報仇，這樣沒有完結呢？』」

「豫讓道：『我在范中行家，不論什麼事，都當我是個尋常的人，我所以也用尋常的人的身分，去報答他。到智伯那裏，那就不同了，當我是一國的志士，我所以也用一國的志士的身分，去報答他。』」

「襄子聽罷，着實嘆了幾口氣，還流了幾滴眼淚道：『唉，豫先生！你的待智伯，已經得到很好的名譽了；我饒放你，也足够了。你自己好好的打算！我不能再放你了！』當下叫跟隨着的兵丁，圍圍把他圍住。」

「豫讓道：『世人有兩句話說：『明主看見別人的好處，總不願埋沒他的；忠臣仗着他的義氣，爲了名節，就是死也不辭的。』上次閣下赦我的罪，大家都稱贊閣下的寬宏。」

我一犯再犯，我也知道罪無可逃；但是我有一樁心事，要求閣下一件衣服，來砍一下，盡我報仇的意思，我也死而無怨了！這種癡心妄想，我不過姑且說罷了。」

「襄子聽了這話，心中十分佩服，吩咐隨從的人，取一件衣服交給豫讓。他接過去，拔出身上帶着的劍，跳了三跳，把那衣服砍破幾段；大聲喊道：『這遭我可以到地下回復智伯了！』說完，就自刎死了。」

「他死的那一天，趙國有些志氣的人，聽到這件事，都爲他淌了不少同情的眼淚。」趙先生說完了，才鬆了一口氣，旁邊就有人遞一杯茶過來。在他剛開始講的時候，還有不少蒲扇的揮動，和竹椅吱吱的叫聲，後來隨着情節的緊張，漸漸稀疏，最終大家聽得出神，連一點聲息都沒有了。這時各種聲音又嘈雜起來了。

大家平日聽見人家說，古書裏所有的都是難懂的話，所以不大相信裏頭竟有這樣好的故事。金生問：「趙先生，這真是古書裏有的，還是你想出來的？」

大家議論紛紛，他的媳婦也搶着問：「爸，書上的事都是真的嗎？」她另有一般心事。他含着旱煙管，很得意地，眼睛由眼鏡的上沿看衆人，驕傲地答說：「怎麼不真？上得古書的事沒有不真的！」

他的媳婦心裏想：她同金生的娘吵過好幾回架，如果找到像豫讓那樣的人替她出一口氣，才好呢！

「像這樣的好故事，古書上是不是只有這一篇呢？趙先生。」又一個聲音問。

「唉，你們沒念過古書的太可憐，像這樣的故事真是用斗量量不盡，用担挑挑不完呢！」

說完，旱烟管又塞進嘴巴，站起身，打算走的樣子。

「趙先生，再說一篇吧！」

「對，再說一篇！」

「再說一篇」

大家的意見又集中在一點了。

趙先生還不會答應，剛剛把椅子搬來，把周圍空隙補密了的幾個人却在小聲評論：「恐怕沒有了吧！」這句話給他聽到，同時他預料今晚的消息傳到村裏，大家一定對他更爲冷淡，這時的情況却是相反，所以也樂得再坐下來，歪着頭皺着眉毛道：「講些什麼呢？」

天已全黑了，螢火虫到處閃閃着青光。南風送來陣陣清涼，也趕來一堆一堆積雲，把星空掩了一半。隱隱傳來雷聲。

趙先生在腦中搜索了一會，說：「就講『戰國策』裏的荊刺秦王吧！」又一陣肅靜以前的騷亂，他等到各種聲音靜下來了，乾嗽兩三聲，照着現在他腦中的原文，說出了以下的故事：

「燕國的太子丹被留在秦國作爲抵押，私自逃回。眼見秦國日強，韓、魏、趙三國固然十分危險，就是齊、楚兩大國，也都站不住；本國雖則相離最遠，但是秦兵一到易水之上，那就大禍臨頭，無法挽救了。」

「太子丹很着急，去請教他的太傅鞠武道：『我們和秦國結下深仇，彼此不久總要決裂，請太傅替我籌畫個辦法！』」

「鞠武道：『秦國版圖很大，到處都有牠的屬地，現在正逼迫着韓、魏、趙三家，易水以北的情勢，看來還不很要緊，何必因為受了些閒氣，就去打動這條毒龍呢？』」

「太子道：『照太傅這樣說，怎麼處呢？』」

「太傅道：『太子請回！容我設法！』」

「過了些時候，秦國的樊於期將軍，得罪了秦王，逃到燕國，太子丹收留了他。鞠太傅聽見了，便去請見太子，勸道：『這斷斷使不得！秦王爲人，何等兇狠，又和我燕國結下冤仇，這已經很可怕的了；還當得起加上一層，聽見我收留他的逃將嗎？這明明是一條餓虎，在路上行走，我去塊肉去引牠，禍事到來，必不可救。就把齊國的管仲和晏子兩位謀臣請來，也沒有辦法了！爲今之計，只有請太子趕緊把樊將軍送到匈奴，瞞過這件事。一面往西邀請韓、魏、趙三國，往南聯絡齊、楚兩邦，最後派人到北方，與匈奴國主講和，這樣或者還有些希望。』」

「太子道：『太傅的高見不錯，但是一時辦不到，我神志不甯，恐怕等不及。不單是爲此，就是樊將軍他窮無所歸，投奔於我，任是秦國怎麼兇，我總不忍把這可憐的朋友，送他到匈奴。這也許是我的命運快完了。太傅還有別的什麼方法，替我想！』」

「鞠武道：『我們國中有位田光先生，他聰明絕頂，而且包藏着很大的膽量，這個人可以和他商量。』」

「太子道：『我很想見見這位田先生，太傅能不能替我介紹？』」

「太傅道：『自當遵命。』」

「太傅辭出，就去拜訪田光，一見之後，說明來意道：『太子說：『有國家大事，要和先生討論。』』」

「田光道：『我對個至誠，聽你的吩咐。』」說罷，就去請見太子。

「太子出門跪接，斜着身體，引進內堂，又跪下安好坐位，田先生坐下，左右退出，只賸了賓主二人。」

「太子離開坐位，很誠懇的說道：『現下燕秦兩國，彼此不能並存，這件事，要請先生費些心。』」

「田光道：『常言道，一匹好馬，在牠壯年的時候，一天可以跑上整千里的路；到牠老了，就是匹劣馬，牠也趕不上。太子只當我田光是匹壯馬，那裏曉得我是老而無用了。但是太子這般厚意，爲的又是國家大事，我田光不敢使太子失望，我有個至交，姓荊名軻，是個很可用的人。』」

「太子道：『我很想結交這位荊君，先生能不能替我介紹？』」

「田光道：『自當遵命。』」

「起身告辭，太子送他出去，到了門口，又叮囑他道：『剛才我所說，先生所答的話，是我國家很重要的事，請先生要守秘密！』」

「田光低頭一笑道：『這個自然！』」

「田光到了荊軻家中，鞠躬致敬道：『我和你相好，人人都知道，當今太子，只聽到我年青時候的行爲，不知道我的身體差遠了。太子很誠懇的對我說：『現下燕秦兩國，彼

此不能並存，這件事，要請先生費些心。」我毫不客氣，已經將你的大名薦於太子，我想請你到他宮中去走一遭。」

「荆軻道：『我辦個至誠，聽你的吩咐。』」

「田光道：『向來說老輩做事，不能叫人不相信。現在太子要求我，道：『所說的是我國家很重要的事，請先生要守秘密。』這太子明是不相信我。一個人做事，叫別人不相信，這一定不是個有節守和俠氣的男子漢了。』」

「正說話時，心中想着，最好乘此自殺，還可以激動荆軻。因又說道：『我請你快快去見太子，說田光要表明確守秘密，自己已經尋死了。』一面說，一面抽刀自刎而亡。」

「荆軻疾忙進宮，請見太子，報道：『田光因為表明確守秘密，已經尋死了。』」

「太子聞言，連連稽首，膝行而前，揮淚不止，好一會，開言道：『我請田先生嚴守秘密，不過要想成就這件大事的計劃；想不到田先生竟然殺身，來表明自己的心迹，這不是誤會我的意思嗎？』」

「說罷收淚，兩人分賓主坐下，太子又起身離坐，拜倒於地，對荆軻道：『田先生看得起我，引我進見，得有機會，可以請教，這真是上天垂憐我燕國，並且拯救我個人。現今秦王貪得無厭，不是將各國的土地，盡收歸他的版圖，使各國的君王，都來受他的封拜，他的雄心不會滿足的。新近韓王又被擄了，片土無存；秦兵分頭前進，一枝望南去侵略楚國，一枝往北去攻打趙邦；他的大將王翦，帶了幾十萬人馬，到趙國南境，逼近漳、鄴；又派大將李信，帶領人馬，往太原雲中兩處進發，直搗趙國的西北邊境；依我看來，趙

國斷乎抵敵不住，只好向秦國屈服稱臣；趙國稱臣之後，就要輪到我燕國了。我燕國地方小，力量又薄弱，這幾年來，受了好幾次兵災，就是全國起來拚命，也當不住這泰山壓卵。各國諸侯，都被他壓服，沒有一個敢起來，恢復那從前聯合對秦的局面。我癡心妄想，倘然尋得着一位勇士，派他到秦國，將很大的利益引誘他，他是個有名的貪夫，見了這些投進的禮物，定然喜歡接見。那時候，一手將他抓住，把從前曹沫勒索齊桓公的故事，重演一回，最好逼他侵佔各國的疆土，萬一不行，當下將他刺死。他的大將帶着重兵，散布在外，君臣之間，兩下懷疑，各國諸侯，趁此機會，重訂下聯合抗秦的盟約，同心協力，出兵攻秦，結果一定可以得手。這是區區的大願，我冒死的說來，只求先生體察！」

「荆軻聽罷，沈吟了一會，回答道：『這是國家大事，像小臣這般庸才，當不起這重大責任。』」太子又向前拜倒於地，再三求他不要推却，荆軻也就答應了。

「自此之後，就將荆軻陞了最高貴的官職，請他住了上等的公館，太子還每日到門問候，供給他的伙食，有很大的肥牛，和珍奇的物品，又常常進奉些車馬，還有粉白黛綠的女子，盡量聽他享受，使得他稱心滿意。」

「隔了許多時候，荆軻沒有絲毫動靜，那邊秦國大將王翦，據了趙王，吞滅了趙國的山河，他前線的哨兵，漸漸地到了燕國南方的邊界。」

「太子恐慌起來，去問荆軻道：『秦兵早晚要渡過易水，我就是要常常追隨左右，也沒有日子了。』」

「荆軻道：『就是太子不來，小臣也要謁見。我們要到秦國去，沒有些信物，那裏能

够接近他。我打聽得秦王要捉拿樊將軍，出了賞格，是千斤的黃金，萬家的封邑；倘然我們取得樊將軍的頭，再配上我們上好地方骨元的地圖，去獻於秦王，他必定欣然接見。小臣有此機會，便可以達到太子的希望。」

「太子道：『樊將軍窮苦困頓，投奔於我，我怎能硬着心腸，爲了自己的私事，斷送他的性命。這也是先生萬不得已的話，我不願意叫你太難過，還是想別的法子！』」

「荆軻知道太子仁慈，提不起這心來，便私自去見樊將軍，很懇切的說道：『秦王無道，將將軍全家殺戮，算得刻毒極了。聞得近來又出了賞格，什麼千斤的黃金，萬家的封邑，來賞將軍的頭，如何是好！』」

「樊將軍抬起頭來，看着天，歎了口氣，一面哭，一面說道：『我一想到，恨之刺骨，只是拿他沒有辦法。』」

「荆軻道：『我有一句話，可以替燕國消去不少的災難，又替將軍報了莫大的冤仇，你看怎麼樣？』」

「樊將軍走近荆軻身旁，問道：『怎麼辦呢？』」

「荆軻道：『將軍莫怪，我想請將軍的頭，拿去獻給秦王，秦王定然大悅，很殷勤的見我。一見之後，我左手抓住他的衣袖，右手就斫他的胸膛，這樣一來，將軍的仇報了，燕國受他的恥辱，也洗刷了。不知將軍意下如何？』」

「樊將軍脫去了半邊的衣服，拿左手揜着右手，走進一步，道：『我咬着牙根，忍着這痛苦，從早到晚，沒有一刻不放在心上。現在我聽到你的話，可以解決了。』話未說完

，拔出佩刀，望頸上一勒，倒地而亡。

「這事傳到太子宮中，太子立刻趕到樊家，爬在於期身上，痛哭一場。想道事已至此，別無他法，只得備了一個精緻的小箱，將他的頭顱裝好，嚴緊地封存起來。」

「太子想這遭可以着手了，一面便訪求利器，不久在趙國的徐夫人家，訪得一柄，果然甚好，費了百金買下來，再雇了上等工人，加上藥水，使他格外鋒利，將人來試，只須見有一絲的血，染在衣服上，立即斃命，諸事停妥，就此替荆軻預備了行李，打發他上路。」

「太子又想到荆軻此去，單身匹馬，總有些不放心，訪得本國有位聞名的勇士，姓秦名喚武陽，當他十二歲時候，操刀殺人，旁人都不敢睨他一眼；就把他招來，派做荆軻副手。荆軻也覺得人手不敷，要招他一個朋友同行，那人住在遠方，急切不能到來，荆軻正在等待。」

「過了幾時，還不動身，太子怪他就攔，心中猜着，莫非是翻悔了，又去懇求他道：『日子快沒有了，難道荆軻沒有意思嗎？區區的愚見，想派秦武陽即日起身，充作前站。』」

「荆軻聽了，很生氣，不客氣的對太子說道：『這孩子，去了是不會回來的啊！我們拿着利器，向虎窟龍潭般秦國裏去，這是一件很險的事，我所以遲遲不走，想等一個朋友同行。太子既然怕來不及，我主意早定，就此告辭。』」

「荆軻帶了行李，即日起程，太子之外，還有和他往來的朋友，知道他這去凶多吉少，都穿了素服，來替他送行。」

「到了易水渡口，祭過了路神，正要發腳，他的至交高漸離，提着他的竹製樂器，彈

打起來，荆軻跟着他唱歌，聲調淒涼，大家忍不住，哭了。荆軻走過來，又唱了一個歌，歌詞道：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轉了很激烈的聲調，大家都興奮起來，睜着眼，頭髮直豎，把帽子都衝了上去。荆軻唱罷，帶了秦武陽，跳上車子，揚鞭西去，連頭也不回。

「一路無事，到了秦國，打聽着大將蒙恬的兄弟蒙嘉，官拜中庶子，是秦王最親信的人，就送了他一分千金的厚禮，請他在秦王面前，說些好話。蒙嘉一口担承。」

「蒙嘉一天進宮，朝見秦王，奏道：『大王要起兵攻打燕國，那燕王嚇得面無人色，不敢抵抗，預備帶着全國的子民，投降大王，隨着各國的諸侯，排班朝謁，比照我們的郡縣，按年納貢，只求留着他祖宗一線的香火。怕做不到，不敢冒昧來說，先將我國的罪臣樊於期殺了，取了他的首級，又配上他們上好地方督亢的地圖，裝盛好了，派了重臣賁送前來。臨行之日，燕王在堂前行禮恭送，殷勤囑咐，替他奏達下情。現已到來，住在客店，恭候大王的指揮。』」

「秦王聞言，異常歡喜，吩咐在咸陽宮中朝堂之上，陳設了九賓的大禮，自己穿着朝服，接見燕國使臣，還備着盛筵款待。」

「那時荆軻捧着小箱，盛的是樊於期的頭，秦武陽跟隨在後，捧着一個小匣，裝的是督亢地方的地圖。進得宮來，只見文武諸臣，兩旁侍立，氣象好不莊嚴。兩人一步一步的行來，走上台階，秦武陽臉色陡變，渾身發抖，兩旁文武諸臣，看了詫異，荆軻覺得，對

他一笑，走到秦王案前，跪下請罪道：「他是北方番國的粗魯小人，沒有見過皇帝，故而害怕；求大王寬恕，讓他勉強行禮，完了這一樁差事。」

「秦王叫他起去，將武陽所捧的地圖，取將上來。」

「荊軻取得，雙手獻上，秦王慢慢地打開來看，將要看完，陡然看見一把刺刀，揹在裏面，荊軻急忙將左手拉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抓着那把刺刀，就要斫過去，還沒有近身，秦王嚇得一跳，立起來，把衣袖摔脫了，離開坐位，要拔那身上帶的劍，無如劍身太長，插在鞘裏，心越急，劍越緊得拔不出來。荊軻追過去……」

趙先生正說到這緊要關頭，大家也正聽得出神，忽然一陣雷聲隆隆地，由頭上響過去，大家面上手上都落有雨點，趙先生口裏嚷着落雨了，「落雨了，」，站起身，抓着屁股下椅子，打算走。

「趙先生，講完了再走！」

「怎麼叫我們吊在半天呢！」

「這個雨不大，講吧，別叫我們今晚睡不着！」

東一句西一句，央求他講下去，大家坐着不動，團團把他圍住，他就是要走也走不出去，金生自言自語道：「那裏有什麼雨呢？」因為他緊坐在趙先生的對面，趙先生的涎花時時刻刻都飛濺在他臉上，所以不承認這時的雨是雨。

趙先生爭不過大家，看看雨點還小，就再把椅子放在原來地方，正要屁股坐上去，左邊一個人却讓過來一張靠背竹椅。他正坐個端正，右邊又遞過一杯茶來。他呷過了茶，乾嗽了兩聲

眼睛從眼鏡上滑往大家面上掃了一遍，便急急開口了：

「那個——那個——唉，老人家的記性真壞，剛才講到那裏呀！」

「正講到荆軻追過去。」金生答應得最快，後面跟着響的有數十句同樣的答話。

「對，正講到荆軻追過去，」趙先生又乾噎兩聲之後，繼續說下去：

「荆軻追過去，秦王儘盤着柱子打旋；文武諸臣面面相覷，想不到有這種天外飛來的奇事，慌亂得不知所爲。秦國的法律，文武諸臣侍立殿上，不准攜帶些少武器，那班擎着刀槍的侍衛，都排列在殿下，沒有命令，不能上殿，慌忙中又來不及招呼。荆軻越逼越緊，秦王急切有些攔不住，只得將雙手來招架着。」

「旁邊有位御醫姓夏名喚無且的，手中正提着藥囊，拏起來趁勢丟過去，要想抵住荆軻。秦王還是盤着柱子，急得沒有了主意，左右的人喊道：

「請大王將劍推到背上！」

說了兩遍，秦王依計，立刻把劍拔了出來，望着荆軻斫去，斷了他的左腿。荆軻動彈不得，提起刺刀，對着秦王丟過去，又斜了一些，中在柱上。秦王閃過來，又斫了八下，荆軻受了很重的傷。

「荆軻知道他的目的達不到了，靠着柱子，含着笑容，歪斜着身體，罵道：

「我是要活捉住你，勒逼你承認我的要求，我好去回報太子；只因爲這一點，弄得毫無結果。」

「左右諸臣擁上前，將他砍死，秦武陽當然包括在內，不消說得，那時秦王鬧得眼

都花了，坐了一會，才慢慢回復過來。當下將文武諸臣，有功的要賞，那應當治罪的要罰，都按着等級，一一辦完。特別賞了夏御醫黃金二百錠。

「後來秦王併了天下，稱為皇帝，荆軻的老朋友高漸離，因為彈打得他的竹製的樂器很好，皇帝賞識他，叫他在左右侍奉。他一天得着個機會，拏他的樂器，去打這皇帝，要報燕國之仇，不幸沒有打着，又白白地送了性命。」

這時豆粒大的雨點洒落着，伴着來的是陣陣大風，好像是千軍萬馬從天上廝殺下來，帶着蒲扇的都把它遮住腦袋，一面忙着搶搬椅子凳子，陣陣去了。

趙先生由孫子手裏搶來一把蒲扇，保護着光禿的腦袋。在光禿的腦袋上面，不時還有一兩顆雨滴，乘虛闖入；在光禿的腦袋裏面，裝滿了爽快；今夜這麼許多人歡迎他，可不是證明舊派壓倒了新派？

歸途中，風雨遮不住「抗戰的旗影在飄……」的歌聲，走在趙先生身旁的他那孫子，也在喉嚨裏哼着這個歌。

本廳最近出版 中等學校補充教材

是青年學生課外讀物 ★ 各科教材參攷書籍

語文科
一 初中文選

高時良編著
國幣一元二角

社會科
三 歐洲風雲

高時良編著
國幣一元四角

社會科
二 中國抗建地理

劉誠編
國幣一元二角

社會科
一 亞洲風雲

高時良編著
國幣一元二角

公民科
二 抗建三年

定價國幣八角

公民科
一 精神講話

定價國幣四角

▷ 定購處永安吉安山本廳編輯委員會 ◁

—— 歡迎 · 代售 · 閱訂 · 介紹 ——

驚 天 動 地

作 者 徐 君 藩

印刷者 教育廳特約印刷所

發行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
編輯委員會

寄售者 省內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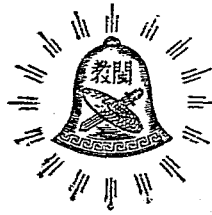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版

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圖字第一五號

28 2914

bu96

9



32

KBC

G

246.7

54